

试析“大中东计划”提出的背景*

■ 岳汉景

摘 要:伊拉克战争结束不久,美国决定以伊拉克为民主样板,协同欧洲在中东地区推行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全面改造中东,消除所谓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于是提出了“大中东计划”。它的出笼直接以“9·11”事件为背景,其实质是冷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掀起的民主化风潮在中东的回潮,是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思想和克林顿“扩展战略”在中东的具体实践,同时又是美欧矛盾的结果。

关键词:大中东计划 民主化风潮 “9·11”事件 美欧矛盾

“大中东计划”是由美国提出的,其要旨是美欧合作帮助“从毛里塔尼亚到巴基斯坦,包括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阿富汗”^[1]和22个阿盟国家在内的所谓“大中东”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的计划,如实行民主政治、推进自由选举、开放市场促进私有经济、让教育脱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提高妇女地位、引进西方价值观等,以便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实施对“大中东”的全方位控制。2003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曾表示,美国将制定一项旨在推动阿拉伯世界民主改革的重大计划。2004年2月初,布什正式提出“大中东计划”。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召开。美国总统布什特意邀请了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也门和土耳其等西亚北非国家领导人参加,共同讨论“大中东计划”。^[2]

美国“大中东计划”的提出既以两极消失后由美国主导推动的民主化浪潮为大背景,又以“9·11”事件为小背景,同时还折射出美欧矛盾的色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盲目推行以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为核心的新思维,主动放弃国际阶级斗争,在内外政策上几乎成了欧美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最有效的工具,加之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实施,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业已生锈的“铁幕”上开始出现大窟窿。一时间,全球民主化风潮骤起。东欧剧变又反过来刺激了苏联的极右势力,加速了苏共的倒台和苏联的解体,同时也给美国以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它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决心。早在海湾战争后不久,苏联解体的前夕,老布什就提出了“世界新秩序”思想。“在布什看来,世界新秩序是按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由美国领导的新世界。在建立这样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要求巩固与扩大自由、民主、政治多元化、市场经济,要清除‘阻挡民主价值观的种种障碍’”。^[3]1993年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扩展战略”,其核心是“美国追求‘全球民主化’”。^[4]该战略是要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市场经济的自由大家庭,使世界都置于美国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样板的国际社会。

在美国的推动下,全球民主化风潮冲击着中东地区。扩大政治参与、建立民主政府方面的政治改革在该地区开始有了明显的发展。与7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中东地区多数共和制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和军人干政的现象显著减少,军人独裁政权所剩无

* 收稿日期:2004.08.30

作者简介:岳汉景(1971-),男,安徽蒙城人,1998年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英语系,现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问题研究所,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东问题。

几,有的已逐渐文官化,有的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实行政治开放。即使是君主制国家,也都开始进行政治改革。^[5]然而在中东,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不仅表现在该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民族矛盾、宗教纠纷和领土争端引起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此起彼伏,更表现在一些国家政治改革受挫,出现反复曲折的现象。“冷战结束,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影响逐渐淡化消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填补中东政治的‘思想真空’。”^[6]这直接促使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崛起,成为欧美推广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冷战后,旧的矛盾——美苏矛盾消失了,而新的矛盾——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矛盾却加剧了。

由于国内经济恶化、民众生活困苦和来势凶猛国际民主化风潮,1988年10月,阿尔及利亚开始爆发骚乱,并随之蔓延全国。在此严峻的形势下,阿分别于1988年底和次年2月举行了两次全民公决。有73.4%的选民同意取消原宪法中关于“阿尔及利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定”,宣布实行多党制以代替一党制。^[7]阿当局政治多元化的做法,无疑为形形色色的人物走上政治舞台以及林林总总的政党的建立大开方便之门。主张“伊斯兰全面取代一切进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阿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很快建立了。1990年6月,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建立了以它为首的地方政府,并随即成为阿第一大反对党。^[8]1991年底,在国家议会第一轮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又以压倒性优势获胜。^[9]此时阿大有成为“第二个伊朗”的危险。为了阻止“伊阵”的夺权势头,军方迫使沙德利总统辞职,并成立军政府。军政府随即宣布选举无效,1992年3月又宣布“伊阵”为非法组织,强行予以取缔。^[10]在军政府的镇压下,“伊阵”被迫转入地下。从此阿国内政局不稳,恐怖事件层出不穷。

二

当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掀起风浪后,美国人认识到在拓展民主方面,中东这块地盘是不能随便动的,还是应保持现状,维护地区稳定。但鼓励整个地区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一直是美国重要的政策目标。这一政策目标主要表现在它对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偏袒和对开展或

支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国家的严厉打压上。美国的这种做法激起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美国成了恐怖活动的最主要目标。据统计,整个90年代,将近40%的国际恐怖活动是针对美国和美国人的。^[11]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断地对恐怖分子实施防范与打击。1998年3月,美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国家反恐怖总体战略》。1998年初,五角大楼再次扩充了1997年刚组建的防生化武器恐怖事件快速反应部队。^[12]克林顿政府还通过冻结恐怖组织海外资产、停止与其一切商业往来等手段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命脉。美国与恐怖分子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它给美国民众的心理造成极大创伤,迫使美国政府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反恐”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反恐”也为美国推广美式民主,进一步控制中东,增强霸权实力,提供了契机。“9·11”事件后,由于本·拉丹和15名劫机嫌疑犯均为沙特国教伊斯兰瓦哈比派信徒,美国民众和媒体将罪责归咎于宗教的狂热与唆使,认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是培育过激行为、不宽容并产生暴力的温床;它“在伊斯兰世界地位上升并超越沙特的控制范围,是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的核心根源,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就是其产物”。^[13]“9·11”事件后,美国认为要想消灭恐怖主义必须民主改造中东,缩小存在于阿拉伯国家的“自由差距”。为此美国的中东政策从以“伊斯兰民主例外”为核心的维持现状政策转变为“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2003年8月,赖斯在《改造中东》一文中提出:“在中东许多地方,绝望感为培养一种仇恨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沃土。……这是导致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且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不断的威胁。”因此,“美国和我们朋友及盟国必须投身于世界另一地区的长期改造过程中,这就是中东。”^[14]2003年11月6日,布什总统在美国民主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美国决心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既定的“民主化”战略,称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内“致力于促进中东民主进程”,而伊拉克则是全球民主革命的“新战线”。布什还对以前美国中东政策追求“稳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载文说:“在过去,其他的利益,如获取稳定的石油供应或者得到反恐方面的合作等被太过经常地置于比政治改革更为优先的地位

了。”^[15]

因此,可以说小布什“大中东计划”的提出是以“9·11”事件为直接背景的,它实际上是老布什“世界新秩序”思想和克林顿“扩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是它们的具体化、深入化和在中东地区的操作化。

三

冷战结束以后,前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消失了,其继承国俄罗斯因国势衰微而无足够实力插手中东事务,美国有独霸中东的气势。但欧盟随着自身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不甘心作美国的小伙伴,力争在外交上显示其独立自主的个性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员。在中东地区美欧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双方在中东问题上时常立场相左、龃龉不断。欧盟已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霸权政策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它不顾美国的反对毅然与美国的夙敌伊朗发展友好关系,对美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多有指责,对美国武力“倒萨”也心怀不满。

但由于在军事实力上悬殊于美国,在政治上弱于美国,在政治谈判方面无法与美国在中东的地位相抗衡,因此欧盟特别注意发挥自身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扬长避短,大力发展与中东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合作,力图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争取更大的发言权。欧盟在这方面的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效。欧盟与中东国家,特别是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欧盟已先后与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约旦、埃及、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或联系协议。1995年欧盟与以色列签订了过渡联系协议,2002年签订了联系协议。1997年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签订了过渡联系协议。此外欧盟还分别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签订了合作协议。而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双边协定的中东国家只有以色列与约旦,以及拟议中的摩洛哥。美国与中东国家进行地区经济合作的“国别基础”远不如欧盟。^[16]从贸易额来看,美国难以取代欧盟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其与中东国家的贸易规模要比欧盟小得多。在地区层面上,早在1993年,欧盟执行委员会即建议欧盟12国与北非国家即以以色列建立“广泛的伙伴关

系”。1995年11月27日,欧盟15国与中东、北非12国举行第一次高层次合作会议,即“欧盟——地中海会议”,标志着欧盟正式实施南下战略和“欧洲——地中海总体伙伴关系”的建立。^[17]欧盟提出在2010年建成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欧盟还在1995年3月签订了欧洲——地中海国家稳定共同条约;1995年11月召开了欧洲——地中海国家首脑会议,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共同入手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向前发展。就在这次会议上,欧盟坚决拒绝美国企图参加并成为正式成员的要求。这表明欧盟同美国对中东这一战略地区的争夺加剧。^[18]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持和巩固其“一超”地位是决不愿意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没有自己主导或参与的政治、经济组织或联盟的发展壮大的。它提出的美欧合作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表面上拉拢欧洲国家携手参与中东的发展建设,主动缓解美欧矛盾,而其真实意图之一则是以“大中东计划”取代、消解欧盟主导实施的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计划,阻挠欧洲“将中东地区纳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19]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全面主导地位,迫使欧盟在中东问题上继续扮演“只掏钱、不说话”的“经济捐助国”角色。

总之,“大中东计划”是冷战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在中东的强化,是以“9·11”事件为直接推动力的,同时也是美欧在中东矛盾斗争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Mushahid Hussain. Goodbye to US idea of "Greater Middle East". <http://www.gulf-news.com/Articles/Opinion.asp?ArticleID=114351/17-03-2004>.
- [2] 参见“阅读背景”.美国推出大中东计划[J].世界知识,2004(13).
- [3] 方连庆,刘金质,王丙元.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4] 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 [5] 陈建民.当代中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6] 左文华,肖宪.当代中东国际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 [7]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下转第29页)

劳动或共同工作的地方,都需要管理,管理是管理人员领导和组织人们去完成一定的任务和实现共同的目标的一种活动”。卢梭提出的遵循自然的教育思想,即尊重天性的教育是教育史上的巨大变革,但片面强调天性的善良,幻想逃避城市、脱离社会进行教育,根本不进行有组织的管理是不科学的。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潜能天赋必须在社会锻炼中才能变成道德品质或知识技能,完全抛开社会性而抽象的发展人的天性是违背教育规律的,而且只有发挥社会机构、教育行政机构的组织管理的功能,人的潜在的天赋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

三、总结

卢梭在《爱弥儿》中用他自己所有的教育理论

指导和实践教育培养出了一个“自然人”,这些教育理念、思想和方法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我们现在追求的教育改革可以借鉴卢梭的教育思想中进步的思想,特别是他主张的应当根据儿童的天赋来研究儿童的要求是适合我们自身实际发展的理论;又有消极的一面,如在阶段教育、女子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某些理论也存在偏激和不足。对此,我们应当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在分析、评价卢梭的教育理念的时候,不仅要借鉴其合理的部分,用以改进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中不合理的部分;而且在研究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批判的吸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思想和实际方案,以便把我国的教育事业稳步地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理 山

(上接第 18 页)

- [8] 陈永修.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产生和发展[J].西亚非洲,1997(4).
- [9]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10] <http://www.cnlabor.com/china/html/gq/gq-Algeria.htm>.
- [11] 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2] 赵国忠.1998-1999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13] Adam Garfinkle. Weak Realpolitical, the Vicissitudes of Saudi Bashing[J].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2.
- [14] Condoleezza Rice. Transforming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2003.

- [15] Urban Ahlin, Ronald Asmus, Steven Everts, Jana Hybaskova, Mark Leonard, Michael McFaul, Michael Mertes. A joint plan to help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onday, March 15, 2004.
- [16] 杨光.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3-2004)[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7] 左文华,肖宪.当代中东国际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 [18] [19]王京烈.面向 21 世纪的中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 柳